

陕西师范大学国家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

张懋镠 主编

青铜器卷

王宏 著

科学出版社



陕西师范大学国家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张懋镕 主编

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

青铜壘卷

王 宏 著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青铜彝卷 / 张懋镛主编; 王宏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6. 11

陕西师范大学国家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ISBN 978-7-03-050753-2

I. ①中… II. ①张… ②王… III. ①青铜器(考古)—研究—中国
IV. ①K876.4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84315号

责任编辑: 李 茜 / 责任校对: 贾娜娜

责任印制: 肖 兴 / 封面设计: 北京美光制版有限公司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6年11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6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21 1/4

字数: 500 000

定价: 19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本书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多卷本《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编写缘起

经过十几年的准备工作，多卷本的《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即将出版。回顾往事，真是百感交集。

30年前，我的处女作《释“东”及与“东”有关之字》发表，从那时候起，青铜器的学习与研究注定成为我一生的追求。

29年前，我开始师从李学勤先生研习古文字。中国古文字有很多分支，如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简牍帛书文字。先生告诉我：“你在陕西，陕西有很多青铜器，你就做金文研究吧。”在先生的指导下，我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这令我终生受益。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是《周原出土西周有铭青铜器综合研究》。所谓综合研究，就是从青铜器、古文字、历史文献三方面来研究。从此综合研究成为我研究青铜器遵循的准则与方法。

1989年，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成立新的专业——博物馆专业，大概考虑到我本科学的是考古，于是把我从文献专业调到博物馆专业。除了继续讲古文字，又开了一门新课“青铜器鉴定”。自此之后，我开始系统研习青铜器，包括没有铭文的青铜器。

在长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中，我渐渐对中国古代青铜器有了新的认识。

概而言之，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研究，自两宋以来，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近百年来研究，在青铜器的分期、分区系、分国别、分器类诸方面卓有成效，为世人所瞩目。

回顾历史，也毋庸讳言，我认为就青铜器基础性工作而言，其资料的整理还远远不够。且提一个最基本也是最简单的问题：迄今为止究竟有多少件中国古代青铜容器？（尚且没有涉及兵器、工具、车马器、钱币、铜镜等）几万还是十几万，恐怕连一个非常粗略的估计都没有，专家也说不清楚。家底不清，研究对象模糊，研究很难继续深入。由于中国古代青铜器资料十分庞杂，其收集、整理并非易事，所以这一部分的工作非常重要。说到研究，比如青铜器的定名，鼎、鬲、簋等各类器物的分类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各类纹饰的分类研究，纹饰和器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各个阶段铭文的特点，器物、纹饰、铭文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对断代的作用等等，其研究或不够系统，或不够深入，有些方面甚至是空白。

20多年来，我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写了《西周方座簋研究》《两周青铜盥研究》《西周青铜器断代两系说刍议》《试论中国古代青铜器器类之间的关系》《青铜器自名现象的另类价值》等文章，希望从器类、断代、地域、定名等多个角度

和层面对青铜器进行探索。

同时我也十分关注国内外青铜器研究专家的成果，他们的论著是我案头的必备书籍，我经常地反复阅读，受益无穷。

在研究中，我深感个人力量的有限。从1999年招收青铜器方向研究生起，就逐渐形成了一个构想：如果研究生本人没有更好的研究题目，我就请他来作青铜器中的某一部分，整理、研究某一类青铜器，或某一类纹饰，或某一时段的铭文，等等。经过十多年的积累，已经完成了20多篇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其中分器类的整理与研究完成多半，某一地区、某一时段的铜器的整理与研究正在进行，纹饰与铭文的分类、分时段研究也做了一部分。这些为多卷本《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的编撰奠定了基础。同时，我注意到其他先生也在指导研究生做类似的学位论文，对我们也很有启发与帮助。

前几年，在编写《青铜器论文索引》的过程中，与北京线装书局的刘聪建先生多有接触。他听了我的上述介绍后，很感兴趣，遂与我商定，在原有研究生论文的基础上，由我主编，各专题作者分别著述，形成一套多卷本《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但由于种种原因，在线装书局只出了三卷。如今，在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计划得以重新实现，拟在今后的若干年里，陆续完成和出版20卷以上的著作。

写作多卷本《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的目的拟在全面、系统整理青铜器资料，充分吸取古今中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青铜器的形制、纹饰、铭文、组合关系等方面作全方位考察和研究，并试图总结出关于中国古代青铜器产生、发展、消亡的基本途径、规律、特点及其原因。这是一个遥远的目标，但我们有信心一步一步地走近它。

由于这套多卷本《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的作者都是毕业不久的研究生，眼界有限、文字青涩也在所难免。我的指导也很有限，很多问题我也不懂或知之甚少。当时作学位论文时，我希望他们放胆子去写，因此他们的观点与我也不尽一致。但无论如何，在阅读他们的学位论文时，在与他们的反复讨论、交流中，我也有很多收获，这是最令人快乐的事情。我将阅读后的感想写出来，作为序言放在书前，就是希望继续与大家讨论，将《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延续下去。而随着一本本书稿的出版，这一批年轻的作者也正在走向成熟，这或许是比书稿的出版更有意义的事情。

最后要感谢参加我的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审阅论文的诸位先生，并希望今后继续得到你们的批评与帮助。感谢陕西师范大学暨历史文化学院给予的大力支持，感谢科学出版社李茜编辑的辛勤工作，让我们十几年来的梦想终于得以实现。

乙未年立冬后二日张懋镕写于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青铜文化研究中心

再论青铜器组合关系定名法

——以尊、罍、甗的区分为例（代序）

张懋镕

一、引言

2004年，张小丽在提交的硕士学位论文《商周青铜尊研究》（以下简称《张文》）中，将二里冈期和殷墟一期出土的小口、广肩、深腹的盛酒器归入青铜尊范围内^①。2010年，王宏在提交的硕士学位论文《商周青铜罍研究》（以下简称《王文》）中，持不同意见，认为这种小口无耳折肩型式的盛酒器是罍而不是尊^②。如今在本书中，王宏又修改了自己的观点，将这种型式的盛酒器剔除出罍的范畴，认为它是尊，等于赞同《张文》的观点。对于某一个具体问题，出现分歧意见，甚至观点有反复，这都是很正常的现象，也说明这个问题的难度很大。为此，我同张小丽和王宏讨论过，究竟这种小口无耳折肩的盛酒器是尊还是罍呢？

关于尊与罍的分歧意见，由来已久，焦点就集中在这种小口无耳折肩的盛酒器上。马承源先生在他主编的那本声名远播的教科书《中国青铜器》中，也未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在罍一节中，他的看法表述为：“罍的器形，见于商代晚期。至今未发现商代早期和中期有罍这种器形。”言下之意，马先生不认为二里冈期的小口广肩的盛酒器是罍。紧接着，马先生又说：“当时大的容酒器是大口有肩尊和甗（甗），甗和罍在商代中期前段有一个并存的阶段，之后不久甗便基本消失了，而代之罍这种大型酒器。”^③意思是说罍在商代中期之前即商代早期就有了。这句话与上一句话显然是不相吻合的。既然马先生不认为二里冈期和殷墟一期出土的小口广肩的盛酒器是罍，那么是否将它们归入尊类？否也。马先生将其归入甗、甗类，即常说的甗类，而这种看法似乎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同。当时资料匮乏，我们也不应苛求马先生。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的《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在谈到郑州商城

① 张小丽：《商周青铜尊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② 王宏：《商周青铜罍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③ 马承源：《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234页。

窖藏青铜器的器类时，有“方鼎、圆鼎、觚、斚、爵、鬲、簋、尊、卣、盘等”^①，没有提到罍，似乎也将向阳回族食品厂窖藏出土的小口折肩罍看作尊，不认为商代早中期已经产生罍，与马承源先生的观点接近。

朱凤瀚先生在《中国青铜器综论》一书中（下简称《综论》），将郑州白家庄M2出土的小口折肩罍（M2：1）等器物归入罍中^②（图1），从分类学的角度来看，显然比前人要做得好多了。不过朱先生又将郑州白家庄M3出土的小口折肩器（M3：9）归入尊类^③（图2），这件器与M2出土的小口折肩器没有多少差别，而在朱先生所划分的尊类器中，只有这一件是小口的，其他均为大口尊，这不免让人感到疑惑。



图1 白家庄M2：1



图2 白家庄M3：9

青铜尊、罍相互混淆情况，已经影响到具体的考古工作。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盘龙城——1963~1994年发掘报告》^④（下简称《盘龙城》）。城址M1出土罍一件（89HPCYM1：7）（图3），小口折肩，《盘龙城》定为罍（72页），《综论》也定为罍（930页），应该没有问题。王家嘴一号墓出土小口折肩器一件（PWZM1：2）（图4），形制与上器相似，只是形态瘦高一点，《盘龙城》却定为尊（138页），似乎缺乏证据，而《综论》则定为罍（929页），可信从。李家嘴二号墓出土大口折肩器一件（PLZM2：75）（图5），这件器与上述两件器物有所不同，一是口径比较大，二是颈部与肩部分界明确，《盘龙城》定为尊（168页），《综论》也定为尊（917页），我们认为是对的。李家嘴一号墓出土青铜罍二件（PLZM1：7、8）（图6），《盘龙城》认为两件都是尊（194页），《综论》定M1：7为尊，M1：8为罍（921页）。我们认为这两件器均为小口折肩，虽然彼此有一些差别，但总体来说很接近，与PLZM1：8罍与王家嘴一号墓（PWZM1：2）小口折肩器很相似，所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380页。

② 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212页。

③ 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84页。

④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194页，图一三二、一三三。

以定其为尊是有问题的，应该定为罍。杨家湾四号墓出土一件小口折肩器（PYWM4：1）（图7），《盘龙城》定其为尊（252页），《综论》也定其为尊（925页）。这件器与李家嘴一号墓出土的青铜罍很接近（PLZM1：8），与尊还是有一定的差别，我们认为应定其为罍。杨家湾七号墓出土一件小口折肩器（PYWM7：6）（图8），《盘龙城》定其为尊（252页），《综论》也定其为尊（926页）。这件器与李家嘴二号墓出土的青铜尊很接近（PLZM2：75），定其为尊是有道理的。杨家湾十一号墓出土一件小口折肩器（PYWM11：34）（图9），《盘龙城》定其为尊（281页），《综论》也定其为尊（927页）。这件器与杨家湾四号墓出土的青铜罍很接近（PLZM4：1），恐怕不能叫尊，应称其为罍。



图3 89HPCYM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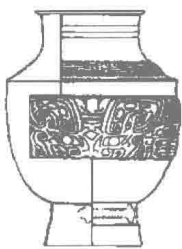


图4 PWZM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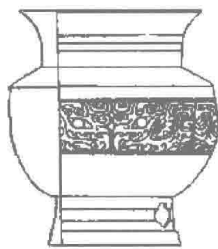


图5 PLZM2：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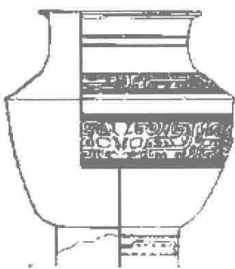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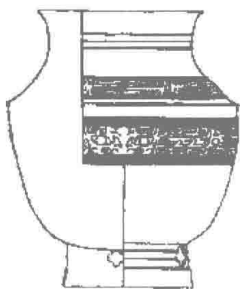


图6 PLZM1：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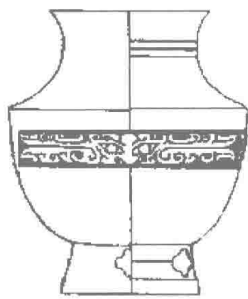


图7 PYWM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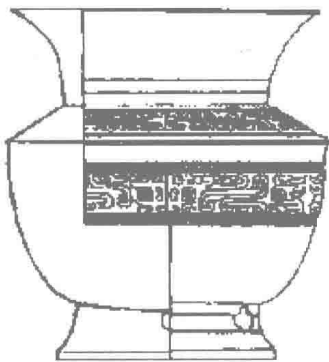


图8 PYWM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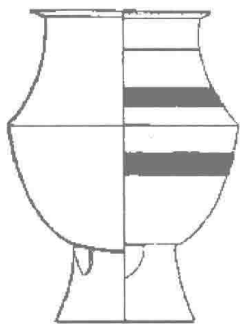


图9 PYWM11：34

综上所述，不仅诸家对于尊和罍的区分存在巨大分歧，即使在同一本书中，关于尊与罍的鉴别也缺乏标准。《张文》曾经综合了各家观点，对青铜尊作了以下限定：

①一般为高体的大型或中型的盛酒器，不排除某些形制与一般的尊相同但已经明器化的小型器；②一般口部外张程度较大，不排除因时代的差异口部外张程度较小的器物；③均有较高的圈足；④形制类似于觚、觥但体高粗者。这四条标准很好，关键是在实践中如何把握分寸，作综合考察。

我是一直认为应将这种小口无耳折肩器归入罍中的。

去年，我为马军霞的书稿《青铜卣卷》写了一篇序言《青铜器定名的新方法：组合关系定名法——以青铜卣的定名为例》^①，认为青铜器的定名方法，除了学界公认的两条：有自名的器物要依自名定名；无自名的可以参考宋代学者依据史籍著录作出的命名；既无自名，又缺乏史籍著录者，则根据其造型、用途予以定名。窃以为还有第四条，即根据器物在青铜器组合中的相互关系来定名，并以青铜卣的定名为例，来论证这种定名方法的有效性。本文将通过对青铜尊、罍、甗等器类的区分，进一步阐述和论证用组合关系定名法的合理性与有效性。

二、从出土的尊、卣组合推断青铜尊的基本形态

在青铜器器类中，青铜尊的定名很难。首先是没有自名，什么是青铜尊的标准器，不清楚。虽然金文中常见“尊彝”“宝尊彝”字样，但那是共名，是泛称，而非专名。其次，青铜尊的定名始于宋人，但《考古图》设定的标准并不严格，界限模糊导致后人无所适从，错误频出；再次，如前所言，在造型与用途上，尊极易与青铜罍相混淆，究竟哪些是尊，哪些是罍，尊与罍的区分在哪里，长期以来讲不清楚。



图10 金文“尊”字

先看一看商周甲骨金文中“尊”字的形体，像两手捧着一件酒器（图10）。这件酒器的特点是大口、直领、宽肩、收腹、圜底，和大口尊很相似。至于尖底，是视觉与书写的需要，因为如果画成平底，就缺乏作为器物的立体感了。

考虑到在尊、罍、甗三类器物中，只有尊与卣形成明确而且稳定的组合形式，所以我们的论证从讨论尊和卣的组合开始。在《青铜器定名的新方法：组合关系定名法——以青铜卣的定名为例》一文中，我们已经举出很多尊和卣的组合例子，为了说明问题，还是需要将资料全部罗列，行文不免冗长，敬请读者谅解。以下按铭文字数多寡排序。

其中，尤为重要的证据是一尊二卣的例子。因为一尊配二卣（一大一小）的组合形式为学术界所公认，最有说服力。如果墓葬出土一大一小两件卣，就必然存在与之相配的一件尊，而且尊与卣在纹饰、铭文、艺术风格方面有超乎同墓其他器物的相似

^① 张懋镛：《青铜器定名的新方法：组合关系定名法——以青铜卣的定名为例（代序）》，《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青铜卣卷》，科学出版社，2015年。

性，这样我们就能准确判断与卣相配的那件器物是尊而不是罍或甗。下文括号内注明是何种型式的尊。

（1）1901年陕西宝鸡戴家湾墓地出土：鼎尊一件（《商周》11113）^①，鼎卣两件（《商周》12525-26，一大一小），为一尊二卣的组合。西周初年器。（大口觚形尊）

（2）1986年山东青州苏埠屯M8出土：融尊一件（《商周》11121），融卣一件（《商周》12563），为一尊一卣的组合。商代晚期器。（大口觚形尊）

（3）1994年山东滕州前掌大M11出土：史尊一件（前掌大264页），史卣两件（《商周》12631-32），为一尊二卣的组合。西周早期器。（大口觚形尊）

（4）1999年河南安阳郭家庄M160出土：亚址尊一件（《商周》11212），亚址卣一件（《商周》12647），是一尊一卣的组合。商代晚期器。（大口觚形尊）

（5）1999年河南安阳刘家庄北M1046出土：亚卣尊一件（《商周》11213），亚卣卣一件（《商周》12648），另外还有一件卣无铭文，但与亚卣卣形制、纹饰相同，唯大小不同，可知这是一尊二卣的组合。商代晚期器。（大口觚形尊）

（6）2004年安阳大司空村M303：马危尊一件（《商周》11236），马危椭圆形卣二件（《商周》12702-03），形成一尊二卣的组合形式。商代晚期器。（大口觚形尊）

（7）1981年河北正定县新铺商代墓葬出土：□羊尊一件（《商周》11249），□羊卣一件（《商周》12727），是一尊一卣的组合。商代晚期器。（大口觚形尊）

（8）1927年陕西宝鸡戴家湾墓地出土：用征尊一件（《商周》11282），用征卣一件（《商周》12733），是一尊一卣的组合。西周早期器。（大口觚形尊）

（9）2011年湖北随州叶家山M65出土：作尊彝尊一件（《商周》11411），作尊彝卣一件（《商周》12875），形成一尊一卣的组合。西周早期器。（大口觚形尊）

（10）1981年陕西长安县斗门镇花园村M17出土：作尊彝尊一件（《商周》11412），作尊彝卣一件（《商周》12876），形成一尊一卣的组合。西周早期器。（大口觚形尊）

（11）1984～1989年山西曲沃县天马一曲村M6214出土：作旅彝尊一件（《商周》11415），作旅彝卣一件（《商周》12880），属于同一组合。西周早期后段器。（大口觚形尊）

（12）1952年河南辉县褚邱出土：珥鬯妇彝尊一件（《商周》11467），珥鬯妇彝卣一件（《商周》12938），是一尊一卣组合。商代晚期器。（大口觚形尊）

（13）1978年扶风齐家村M19出土：作宝尊彝尊一件（《商周》11527）与作宝尊彝卣一件（《商周》12965），形成一尊一卣的组合。西周中期器。（大口觚形尊）

① 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本文简称《商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14) 陕西宝鸡竹园沟M8出土: 作宝尊彝尊一件(《商周》11521)与作宝尊彝卣两件(《商周》12967-68), 形成一尊二卣组合。西周早期器。(大口觚形尊)

(15) 1984~1989年山西曲沃县天马一曲村M6231出土: 伯尊一件(《商周》11503), 伯卣一件(《商周》13001), 形成一尊一卣的组合。西周早期后段器。(大口觚形尊)

(16) 1971年河南洛阳北窑铁路二中M26出土: 登尊一件(《商周》11507), 登卣一件(《商周》13008), 是为同一组合。西周早期器。(大口觚形尊)

(17) 1982年安徽颍上出土: 马天豕父丁尊一件(《商周》11538), 马天豕父丁卣一件(《商周》13039), 形成一尊一卣的组合。商代晚期器。(大口觚形尊)

(18) 1984~1989年山西曲沃县天马一曲村M6081出土: 伯尊一件(《商周》11572), 伯卣一件(《商周》13059), 形成一尊一卣的组合。西周早期后段器。(大口觚形尊)

(19) 1972年甘肃灵台白草坡M2出土: 溪伯尊一件(《商周》11595), 溪伯卣两件(《商周》13094-95), 形成一尊二卣的组合。西周早期器。(大口觚形尊)

(20) 1967年甘肃灵台白草坡M1出土: 泾伯尊一件(《商周》11596), 泾伯卣两件(《商周》13096-97)。形成一尊二卣的组合。西周早期器。(大口觚形尊)

(21) 宝鸡竹园沟M4出土: 一件彣季尊(《商周》11602), 一件彣季卣(《商周》13101), 形成一尊一卣的组合形式。西周早期器。(大口觚形尊)

(22) 1980年陕西宝鸡竹园沟M7出土: 伯各尊一件(《商周》11606)与伯各卣两件(《商周》13103-04), 形成一尊二卣的组合形式。西周早期器。(大口觚形尊)

(23) 1997年河南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出土: 长子口尊一件(《商周》11583), 长子口卣两件(《商周》13153-54), 形成一尊二卣的组合形式。西周早期器。(大口觚形尊)

(24) 2011年湖北随州叶家山M27出土: 鱼伯彭尊一件(《商周》11622), 鱼伯彭卣一件(《商周》13159), 形成一尊一卣的组合。西周早期器。(大口觚形尊)

(25) 1976年湖北随州安居公社羊子山出土: 曆季尊一件(《商周》11688), 与传世铜器曆季卣(《商周》13202)的风格非常相似, 这无疑大大提高了二者为同一组合的可能性。西周早期器。(大口觚形尊)

(26) 1961年湖北江陵万城出土: 小臣尊一件(《商周》11633), 小臣卣一件(《商周》13166), 形成一尊一卣的组合。西周早期器。(大口觚形尊)

(27) 1999~2000年郑州洼刘西周墓出土: 阝尊一件(《商周》11647), 阝卣两件(《商周》13187-88), 形成一尊二卣的组合形式。西周早期器。(大口觚形尊)

(28) 1984~1989年山西曲沃县天马一曲村M6210出土: 玚尊一件(《商周》11643), 玚卣一件(《商周》13190), 是为同一组合。另外M6069出土玚卣一件

（《商周》13189），虽然两件卣不在同一墓葬，但相距不远，大小不同而形制、纹饰、铭文相同，入葬前应为同一组合，并与尊形成一尊二卣的组合。西周早期后段器。（大口觚形尊）

（29）1989年山东滕州庄里西村M7出土：史鬯尊一件（《商周》11662），史鬯卣一件（《商周》13199），形成一尊一卣的组合。西周早期器。（大口觚形尊）

（30）1981年陕西长安县斗门镇花园村M15出土：戎帆尊一件（《商周》11682），戎帆卣一件（《商周》13209），形成一尊一卣的组合。西周早期器。（大口觚形尊）

（31）1981年陕西长安县斗门镇花园村M15出土：庶父尊一件（《商周》11716），庶父卣一件（《商周》13229），形成一尊一卣的组合。西周早期后段器。（大口觚形尊）

（32）1991年扶风齐家村（91FQ）出土：郛尊一件（《商周》11706）与郛卣一件（《商周》13235），形成一尊一卣的组合。西周早期后段器。（大口觚形尊）

（33）1972年陕西扶风刘家村丰M2出土：愷季遽父尊一件（《商周》11731），愷季遽父卣两件（《商周》13248-49），这是一尊二卣的组合。西周早期后段器。（大口觚形尊）

（34）1992年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M84出土：禹尊一件（《商周》11744），禹卣一件（《商周》13273）。形成一尊一卣的组合。西周中期器。（大口觚形尊）

（35）1976年长安县马王镇西周铜器窖藏出土：雞尊一件（《商周》11748），雞卣一件（《商周》13277）。形成一尊一卣的组合。西周早期器。（大口觚形尊）

（36）1984~1989年山西曲沃县天马一曲村M6384出土：斚尊一件（《商周》11759），斚卣一件（《商周》13282）。形成一尊一卣的组合。西周早期后段器。（大口觚形尊）

（37）传1929年河南洛阳马坡出土：作册𠄎尊一件（《商周》11787），作册𠄎卣一件（《商周》13308），形成一尊一卣的组合。西周早期后段器。（大口觚形尊）

（38）1976年陕西扶风庄白一号窖藏出土：商尊一件（《商周》11791），商卣一件（《商周》13313），是为尊卣组合。西周早期器。（大口觚形尊）

（39）1976年陕西扶风庄白一号窖藏出土：丰尊一件（《商周》11796），丰卣一件（《商周》13316），为同一组合。西周中期器。（大口觚形尊）

（40）1969年山东黄县归城小刘庄出土：启尊一件（《商周》11778），启卣一件（《商周》13321），形成一尊一卣的组合。西周早期后段器。（大口觚形尊）

（41）1948年洛阳出土：保尊一件（《商周》11801），保卣一件（《商周》13324）。应为同一组合。西周初年器。（大口觚形尊）

（42）传河南洛阳出土：召尊一件（《商周》11802），召卣一件（《商周》13325）。形成一尊一卣的组合。西周早期后段器。（大口觚形尊）

(43) 传1929年洛阳马坡出土：土上尊一件(《商周》11798)，土上卣两件(《商周》13333-34)，是知为一尊二卣组合。西周早期后段器。(大口觚形尊)

(44) 据古录记载“器出洛阳”：效尊(《商周》11809)一件，效卣一件(《商周》13346)，形成一尊一卣的组合。西周中期器。(大口觚形尊)

根据上述44件尊的形态，我们可以总结出判断何者为青铜尊的两条标准：

第一，大口，这是最主要的条件。上述44件尊中，大口觚形尊28件，大口觚形尊16件，但无论腹部作觚形还是觚形，共同的特点是口大。这是尊与罍的最大区别。尊的口径通常等于或者大于肩的宽度，而罍口径通常小于肩的宽度，甚至不到肩宽的一半。《王文》列举有自名的6件罍，均为小口，以此可以反证尊为大口器物。

第二，一般来说这些青铜尊形体瘦高，通高大于腹径。就高度而言，罍最高，尊其次，甗最低。与尊相比较，甗的形态要矮胖得多。

三、从传世的青铜尊推断青铜尊的基本形态

对于传世的青铜器来说，虽然缺乏出土环境信息，不知道组合关系，但是根据形制、纹饰与铭文的高度相似性，可以判断其是否为尊卣组合，从而知道那件与卣关系密切的酒器是尊而不是罍或甗了。以下按年代前后排序。

(1) 鬯尊一件(《商周》11104)，鬯卣两件(《商周》12537-38)，有可能是一尊二卣的组合形式。商代晚期器。(大口觚形尊)

(2) 危耳尊一件(《商周》11246)，危耳卣一件(《商周》12723)，可推断为同一组合。商代晚期器。(大口有肩尊)

(3) 何父癸寤尊两件(《商周》11458-59)，何父癸寤卣一件(《商周》12936)，应为一组器物。商代晚期器。(大口觚形尊)

(4) 母癸日辛尊一件(《商周》11461)，母癸日辛卣一件(《商周》12937)，这两件器物原本应为一组器物。商代晚期器。(大口有肩尊)

(5) 何尊一件(《商周》11705)，何卣一件(《商周》13224)，这一尊与一卣原本应属同一组合。西周早期前期器。(大口觚形尊)

(6) 屈尊三件(《商周》11698-700)，屈卣一件(《商周》13237)，这三尊中的某一尊与一卣原本应属同一组合。西周早期前段器。(大口觚形尊)

(7) 戈尊(《商周》11179)，戈卣(《商周》12637)，这两器很可能为一组器物。西周早期后段器。(大口觚形尊)

(8) 仲徽尊(《商周》11607)，仲徽卣(《商周》13109)，两器为同一组合的可能性极高。西周早期后段器。(大口觚形尊)

(9) 徽尊一件(《商周》11644)，徽卣一件(《商周》13191)。可以推定尊与

卣为同一组合。西周早期后段器。（大口觚形尊）

（10）罔劫尊一件（《商周》11763），罔劫卣一件（《商周》13289），应属于同一组合。西周早期前段器。（大口觚形尊）

（11）脽伯尊一件（《商周》11597），脽伯卣一件（《商周》13093），应属于同一组合。西周早期后段器。（大口觚形尊）

（12）盱尊一件（《商周》11641），盱卣一件（《商周》13182），应属于同一组合。西周早期后段器。（大口觚形尊）

（13）𠄎尊一件（《商周》11668），𠄎卣一件（《商周》13220），属于同一组合。西周早期后段器。（大口觚形尊）

（14）盪司土幽尊一件（《商周》11720），盪司土幽卣一件（《商周》13225），它们属同一组合。西周早期后段器。（大口觚形尊）

（15）卫尊一件（《商周》11669），卫卣一件（《商周》13222），应属同一组合。西周早期后段器。（大口觚形尊）

（16）敔尊一件（《商周》11723），敔卣一件（《商周》13254），应属同一组合。西周早期后段器。（大口觚形尊）

（17）否叔尊一件（《商周》11771），否叔卣一件（《商周》13299），推定此为尊、卣组合。西周早期后段器。（大口觚形尊）

（18）遣尊一件（《商周》11789），遣卣一件（《商周》13311），这一尊与一卣应属同一组合。西周早期后段器。（大口觚形尊）

（19）作册𠄎尊一件（《商周》11788），作册𠄎卣一件（《商周》13320），两器应属同一组合。西周早期后段器。（大口觚形尊）

（20）邢季𠄎尊一件（《商周》11603），邢季𠄎卣一件（《商周》13102），原本应属同一组合。西周中期器。（大口觚形尊）

（21）屯尊一件（《商周》11727），屯卣一件（《商周》13232），它们属同一组合。西周中期器。（大口觚形尊）

（22）对尊一件（《商周》11708），对卣一件（《商周》13239），应属同一组合。西周中期器。（大口觚形尊）

（23）述尊一件（《商周》11710），述卣一件（《商周》13240），应属同一组合。西周中期器。（大口觚形尊）

（24）次尊一件（《商周》11792），次卣一件（《商周》13314），应属同一组合。西周中期器。（大口觚形尊）

（25）免尊一件（《商周》11805），免卣一件（《商周》13330），可以推定为一组器物。西周中期器。（大口觚形尊）

（26）录戣尊一件（《商周》11803），录戣卣两件（《商周》13331-32），这是一尊二卣的组合形式。西周中期器。（大口觚形尊）

(27) 叔尊一件(《商周》11818), 叔卣一件(《商周》13347), 属同一组合。西周中期器。(大口觶形尊)

以上我们例举的27件传世青铜尊, 都符合前面我们判断何者为尊的两条标准。其中危耳尊和母癸日辛尊属于大口有肩尊, 这种形态的尊与罍相近, 最容易混淆。这两件尊的甄别, 为我们判断何者为青铜尊增加了两条标准。

第三, 尊的颈部收缩厉害, 颈部与肩部有明显或比较明显的分界, 而罍的颈部收缩不明显, 颈部与肩部分界也不明显, 通常从口沿下到折肩处是一条曲线。

第四, 相比而言, 尊的腹部深度与宽度之比要小于罍的腹部深度与宽度之比。

综上所述, 关于尊和罍的区分, 我们有了四条标准。窃以为这四点很重要, 有可能将衡量的标准进一步细化, 便于操作。

四、从墓葬、窖藏青铜器组合看尊、罍、甗的区分

在同一座墓葬中, 青铜器的组合关系是很严密的, 其中何者为尊, 何者为罍, 通常会看得更清楚一点。即便在窖藏中, 通过对比, 也能判断它们的不同属性。

譬如郑州白家庄M2出土一件兽面纹酒器(M2:1)^①, 简报定其为罍, 似乎没有什么反对意见, 即学术界倾向于认为它是罍(图11)。它的特点是: 第一, 器口比较小, 明显小于肩径; 第二, 颈部收缩, 颈部与肩部没有分界; 第三, 腹部有一定的深度。这三点与我们所定罍的标准是比较吻合的, 所以它是一件罍。

郑州向阳回族食品厂窖藏出土一件牛首尊(图12), 一件羊首罍^②(图13)。尊口大, 口径甚至超过肩径, 颈部收缩明显, 颈部与肩部分界比较明显, 腹部较浅, 腹的深度只有宽度的一半。相反, 罍口小, 口径明显小于肩径, 颈部与肩部分界不明显, 颈部较长, 腹很深, 接近腹部的宽度。两相对比, 判然有别, 是绝好的资料。



图11 白家庄M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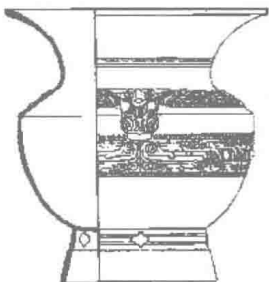


图12 牛首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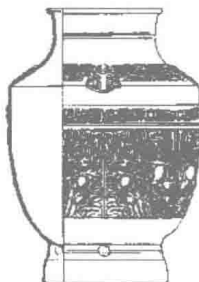


图13 羊首罍

① 河南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市白家庄商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0期,37页,图版十二。

②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市博物馆:《郑州新发现商代窖藏铜器》,《文物》1983年第3期,53页,图十一~图十三。

安阳小屯M232出土两件大型盛酒器，R2057形态低矮，颈部极短，圆肩，腹部硕大，是为甗（图14）。R2056形体较高，颈部较长，折肩，腹部较深，与甗差别悬殊，是为罍^①（图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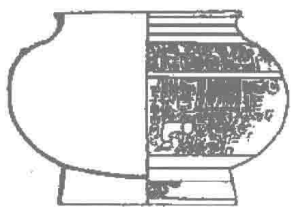


图14 小屯M232：R20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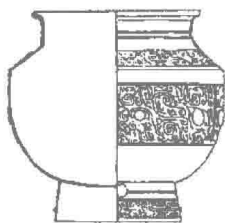


图15 小屯M232：R2056

与M232相近的例子是M388，也出土两件大型盛酒器，R2062形态低矮，圆肩，腹部硕大，是为甗（图16），R2061形体较高，口不大，颈部与肩部分界不明显，腹部较深，与甗差别悬殊，是为罍^②（图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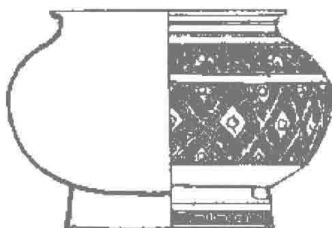


图16 小屯M388：R20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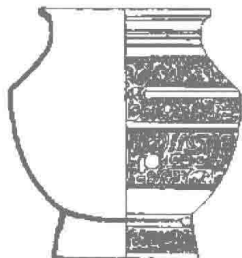


图17 小屯M388：R2061

安阳小屯M331出土三件大型酒器^③（图18）。可以看出两件大口的酒器（R2070、2071）与一件小口的酒器（R2058）明显不同，前二者为尊，口大，口径超过肩径，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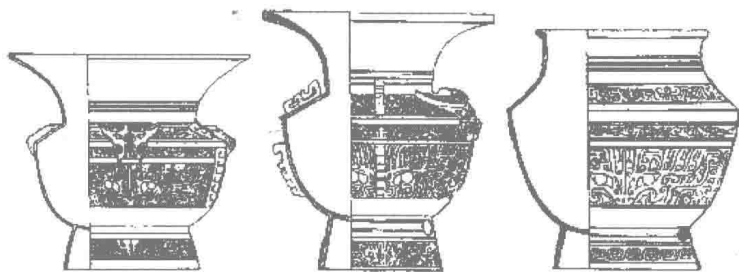


图18 小屯M331：R2070、2071、2058

① 《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殷墟墓葬之三——南组墓葬附北组墓补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3年。

② 《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殷墟墓葬之五——丙区墓葬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0年。

③ 《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殷墟墓葬之五——丙区墓葬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0年。